

論語日講解義

子路
憲問

六

甲

| 經 | | |
|--------|--|--------|
| 卷冊 | 章句 | 號番 |
| 二 六 | 一  | 一 |
| 學 校 | 縣 中 | 滋 賀 |

号

183.83

256

Vol 6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論語

下之二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此一章書是言政貴有恆也。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有本。不宜徒責乎人。惟當反求諸己。凡孝弟之行。民之日用所當然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言語戒飭之也。必也視民行爲己行。欲民孝。則示以親親之道。欲民弟。

則示以長長之道。先從一己躬行實踐。以倡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農桑之事。民之本業。所應爲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驅使之也。必也視民事爲己事。時當播種。則勸課其樹藝。時當收穫。則巡省其田疇。日與小民親歷艱難。以區處之。則民有所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過如此。子路負兼人之才。以爲先勞二者。己所優爲。復請增益。孔子告之曰。興行勸事者。政之全體。而

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永久。勿生厭怠。則萬化貞乎一心。百年猶之一日。政之能事畢矣。先勞之外。復何益哉。從來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衆。故明作者有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體乾者不息。孔子之言。不獨爲子路告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八此一章書。是言爲政宜敦大體也。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必先委任屬吏。使之分猷專理。而後覈實課功。則己不勞而政務畢舉矣。人有大罪。固國法之所不貸。惟過誤則出於無心。况又過之小者。若一槩苛責。則法網太密。而人無所容。必矜全而赦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服矣。至於賢而有德。才而有能之人。皆可以輔我爲政者也。若

遺棄田野。則衆務廢弛。誰與共理。必也旁求俊彥。使懷才抱德者。悉任之以事權。則有司得人。而庶績咸熙矣。政之大體如此。仲弓又問曰。賢才必知之真。而後舉之當。亦必知之悉。而後舉之徧。焉能以一人之智。盡天下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賢才不患不知。特患不舉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人爲爾所知者。爾但於已知者舉而用之。則爾所不知者自有以感興好德之念。悉化媚嫉之心。人亦各舉所

知。豈有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哉。誠以一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耳目無窮。不必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也。聖人識見之大如此。合而論之。細瑣不親。總攬之體也。煩苛不事。惇大之體也。俊又不遺。延攬之體也。操此道也。雖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明倫爲出治之本也。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晉國。靈公既卒。立蒯聵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不以蒯聵爲父。是綱常倒置。名實乖亂矣。此時孔子自楚返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

子曰。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將待子而爲政。子之設施當以何者爲先。孔子曰。政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國所以立。政所以行。今衛君不父其父。而以祖爲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爲政於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分。俾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今日之急務也。子路未曉此義。遂率爾而對曰。有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近於事情也。今日事勢。何得以正名爲先。其言粗野。

甚矣。故孔子直責之曰。野哉由也。大凡君子於事理有所疑而不知者。必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且我之欲先正名者。夫豈迂哉。名者言事禮樂刑罰之所自出也。若使名不當其實。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有礙而言不順矣。言既不順。則名實相違。言行不符。政務之施。如何得成。夫惟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後禮樂乃興。若事既不成。則動皆苟且。本未舛逆。又安得有禮樂。禮樂不興。則

倒行逆施。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
罹於罪。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凡民趨
避無從。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名之不正。其弊
一至於此。故君子爲政。無所名則已。其名也。
必可以上告祖宗。下示臣民。見之稱謂。而無
愧。斯名之。若不可言者。則不敢名也。無所言
則已。其言也。必可以正綱常。昭倫紀。見之行
事而可法。斯言之。若不可行者。則不敢言也。
君子於其言。務求名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
從來政非分不彰。分非名不著。故繁縷小物
也。而孔子惜之。假馬細故也。而孔子嚴之。况
事關人道之大。天倫之重。而可以掩天下之
耳目。欺萬世之公論哉。然則春秋之作。卽孔
子正名之意也夫。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樊遲以經世之學也。樊遲所見不廣。一日請於孔子。學治耕稼之事。孔子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遲又以園圃之事。比稼尤易。請學爲圃。孔子曰。亦惟老於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樊遲再問。而孔子再拒。此其意自有在矣。乃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孔子懼其終不悟也。故責之曰。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遲之所爲也。夫學能自

治而治人者。謂之上。學不能自治而受治於人者。謂之民。吾儒所學。脩己治人之道。爲上者事也。上誠好禮。而莊以自持。舉動一秉乎軌物。則觀瞻之下。自生其儼恪之心。民之敢不敬者誰乎。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張弛悉協乎經權。則感應之間。自淡其效順之心。民之敢不服者誰乎。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始終皆示以不欺。則實意所孚。自動其忠愛之心。民之不敢用情者誰乎。上好禮義信。而民

之類應如是。則四方之民將見襁負其子而至。其歸而爲之耕稼。如遲所請。不但不屑。亦不必矣。躬親稼穡。奚爲乎。抑禮運曰。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又曰。講信脩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禮義信三者。實帝王經世之大學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一章書。是言窮經貴有實用也。孔子曰。詩之爲經。本乎人情。該乎物理。上自朝廟設施之典。下及閭巷鄙俚之事。政治之得失。驗焉。且其言多溫厚而不激烈。多諷諭而不直率。立言之意旨。見焉。學者若能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施之政而政宜。見之言而言善。有肆應咸宜之用矣。乃有人焉。誦詩至於三百篇之多。授之以政務。而漫無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爲記誦之末。毫

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亦有何用哉。大凡詩書所載，皆經世之大典。脩身之實學。不徒託之空言。原欲見之行事。故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不明其理。口耳之習也。不達諸用。章句之功也。况帝王之學。尤與儒生異。豈可不審所要務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一章書。是示人君以端本之教也。孔子曰。從來君之令民。未有不欲其速應者。然民之

應上視乎上之自治。身者民之所則。儆者也。果能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而其身正矣。則民之感化。不待教令。而自然遷善。敏德矣。若使其身不正。倫禮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有文告之繁。號令之施。日教于天下。以爲善。而民亦有不從者矣。可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民之從與不從。不係乎上之令與不令。而視乎身之正與不正。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可不務修身以爲出治之本哉。魯衛之政兄弟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慨魯衛之衰而惜其無人振興之也。孔子曰自周公始封於魯康叔始封於衛兩國封建之初同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原是兄弟之國當其盛也一則尊尊而親親一則明德而慎罰開國規模其政事相類如兄弟也。至於今日魯有僭竊之臣而公

室日卑衛有禰祖之君而人倫乖置綱常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仍然相類如兄弟也亦可慨也夫。蓋二國之政雖衰然典章未泯遺風猶在。如得孔子而用之則轉亂爲治勢同反掌。周公康叔之政何難再見惜乎不用而徒付之浩嘆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此一章書是舉公子荆以風當世之有位也。

凡世祿之家。怙侈滅義。鮮克由禮。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能安分知足。淡於營求。故孔子嘗謂衛公子荆之居室。可謂善矣。當其器物用度。草草粗具之時。未遂至於足用也。彼則曰。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若將安於始有。而不復進望者焉。既而漸漸少有。未遂至於盡備也。彼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若又將安於少有。而不復進求者焉。及其資用充裕。至於富有之時。未必至於精美也。彼

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推其心。若處盡美極豐之境。而無以復加者焉。由始有少有。而進於富有。既見其循序有節。而無欲速之心。自苟合苟完。而至於苟美。又見其隨分自安。而無貪得之意。公子荆之居室。真善矣哉。蓋推居室之善。以居心。自能澹泊以明志。由居室之善。以居國。自能廉靜而寡欲。故孔子賢之。所以風有位者。淺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此一章書是因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也。昔孔子適衛。冉有御車而行。見其人民衆多。因慨然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孔子此言。一是惜其徒庶而不知所以經理之方。一是幸其已庶而可施以教養之道。冉有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無以遂其生。必也制田里。使之不饑不寒。薄稅斂。使之

豐衣足食。而後庶者可常保其庶也。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富而不教。則民無以復其性。必也立學校。使之愛親敬長。明理義。使之型仁講讓。而後富者可常保其富也。蓋庶而富。既厚其生。富而教。又正其德。王道之大端盡於此矣。要之富教二者爲治世不易之常經。聖賢一問答間。施爲次第。規模畢具。可見聖賢無念不存乎天下。無事不切於民。

生有君師之責者尚其留意哉。三年有成。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擬用世之效。望世之終其用也。昔孔子懷濟世安民之志而不得見用於時。故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焉。能委我以國政而用我。將見一年之內。大綱小紀。次第舉行。興利除弊。撥亂起衰。政治粗立而可觀矣。若至三年之久。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教養兼至。禮樂聿興。

子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蓋聖人過化存神。與天地合德。用之朞月。卽有朞月之效。用之三年。卽有三年之功。惜乎不得少試。而徒托諸空言也。豈非春秋之不幸哉。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一章書。是言善人久道之化也。孔子曰。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

則盛德所積。和氣所蒸。亦可以勝其殘暴。使
民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自今思之。人主
豈一念醇厚之心。積之又久。其民自化。夫豈嚴
刑峻法之所致哉。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
善人天資純粹。存心忠厚。故積累之久。乃能
如此。若夫聖人。則綏來動和。無俟百年之久。
而禮明樂備。徧爲爾德。豈特刑措不用而已
哉。聖人豈於刑。輒與天鼓合。豈以之於民。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豈無以是言。而

此一章書。是言王道無近功也。孔子曰。治天
下者。必使教化浹洽。德意周流。以至四海之
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顧非王道不
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亦不足以成。王道如有
聖人受命而興。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必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其涵養熏陶之深。至於三
十年之久。而後浚仁厚。淳浹於肌膚。淪於骨
髓。天下之人。皆沐浴於道德之內。而有雍和
丕變之風。固非求效旦夕所能致也。蓋立綱

陳紀之權操之在上。故三年有成。而不可謂速。漸仁摩義之心。化之在下。故必世後仁。而不可謂遲。以王道治天下者。無欲速之心。而可哉。蓋欲速之病。與惰弛等均難。語於久道之化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端本之化也。孔子曰。爲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居心制行動。遵禮法。不悖綱常。不乖憲度。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提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哉。從政者唯反求諸身而可矣。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弟子。以警權臣也。冉有

爲季氏家臣。一日自季氏之私朝而退來見
孔子。孔子曰。今日何退之晚也。冉有對曰。適
有國政。相與議之。故退之晏耳。孔子諷之曰。
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
政。則吾昔日曾爲大夫。今雖致仕不用。於禮
猶得與聞之。茲旣不與聞。則非魯國之政明
矣。是時季氏專權。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
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
陽爲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權奸之意。深
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一章書見國家之興亡。由於君心之敬肆。

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爲治有要，不在多言。如一言所繫，遂可以興起國家者，果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未可若是而必期其興邦之大效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爲者，不知君之一身。上則天命去留所繫，下則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慎，或致無窮之患。爲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爲者，不知

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疑，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曠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溺職之愆。爲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如使真知爲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己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脩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脩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

戴國家之興。蓋可必矣。然則爲君難。一言不
幾乎爲興。邦之明訓乎。定公又問曰。一言興
邦。旣聞之矣。若一言所繫。遂可以喪亡其國
者。亦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小。未可若是
而必期其喪邦之大禍也。然亦有之。時人之
言曰。予不以爲君爲樂也。惟予凡有所言。臣
下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
人之言如此。夫言亦辨其善不善何如耳。如
爲君者。出其言善。臣下皆遵奉而行。不敢違

背。則都俞一堂。明良喜起。豈不甚善。如爲君
者。出其言不善。臣下亦皆遵奉而行。不敢違
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
可以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不可期於
喪邦乎。夫邦之興也。取必於心之難。邦之喪
也。在恃其心之樂。敬肆之間。興亡之介也。人
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
命而長守無疆之業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得民心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得民心而已。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吾之澤。歡欣鼓舞而說。民之遠者聞吾之風。傾心趨附而來。則爲政之道得矣。蓋無實心實政。不足以感人。僅以驩虞小補。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况其遠者乎。爲人上者。寧邇柔遠之道。誠不可不亟講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此一章書見治道貴以遠大爲期也。子夏爲魯國莒父邑宰。問爲政之道。孔子示之曰。爲政之弊有三。一。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速之弊。爾之爲政。必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小之弊。爾之爲政。必志量廣大。不可見淺近事功。便以爲得。蓋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未得乎先。而欲計乎後。未得乎此。而欲行乎彼。將求治愈。急而行之。愈礙。反不能達矣。

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謀及一身而不及天下。謀及一時而不及萬世。將至所就小而所遺大。大事必不成矣。從來久道而後化成。無欲乃可言至治。所貴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也。此章與前章同。大義曰。此章與前章同。大義曰。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此章與前章同。大義曰。

此一章書是明直道以示人也。葉公自言於

孔子曰。吾鄉黨之中。有躬行直道無所私曲者。其父盜人之羊而已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

其孔子答之曰。直者。人之生理。所謂本心之自然。吾黨之直者。卻異於爾黨之直。如子或有過也。父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隱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或有過也。子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隱之。而不使彰於衆。蓋父自當愛子。子自當愛父。互相容隱。乃順

其本心之自然而發之。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不求爲直而直。卽在相隱中也。奚必證父攘羊而後爲直哉。可見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凡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者。皆聖人之所不取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一章書。見仁不外於存心之純也。樊遲問求仁之方。孔子告之曰。所謂仁者存其心而

已。時乎居處。無動無靜。衣冠瞻視。無敢惰慢。此心儼然恭莊。而心存於居處。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無敢怠忽。此心肅然敬謹。而心存於執事。時乎與人交接。無衆無寡。無敢欺僞。此心恪然忠實。而心存乎與人。蓋心無時而不存。在居處。則見爲嚴肅而恭。在執事。則見爲謹畏而敬。在與人。則見爲懇至而忠。雖之夷狄。亦必確然固守。不可棄失也。可見仁者心之全德。誠能常存此心。不雜不間。將至於全。

體不息。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爲仁之極功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此一章書見士貴有實行也。子貢問曰。五爵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士之名亦難稱矣。

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曰。士必自重而後爲國家重。必其行之於己者。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恥而不爲。是大本既立矣。及其奉君命出使於四方。或以政事或以應對。皆能奉職無忝。不辱君命。是有高世之節。兼有濟世之才。可謂之天下士矣。子貢又問曰。全材不易多得。取人不可求備。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

今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稱其孝焉。善事其長。而鄉黨稱其弟焉。此其人才或不及。而大節無虧。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恣肆。寧可失之固執。今有入焉。知言貴信。卽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卽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硜硜然如小石之堅確。蓋拘泥固守。小人之見哉。然而非惡也。與誕謾苟賤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抑亦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可以爲士否。孔子乃嘆息而鄙之曰。噫。此鄙細猥瑣之人。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算而數之也。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爲準。而取人以實行爲先。苟有其行。雖

硜硜之小人。猶爲聖門之所不棄。不然若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過爲撻取勢利。貪戀祿位之具而已。孔子之所謂鄙夫。孟子之

所謂賤丈夫。皆此類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傳道之淡心也。孔子曰。維皇降錫。厥有一中。蓋不偏不倚。純粹以精。人所受以生者。凡人氣拘物蔽。不能脩復此中。若中行之士。率其資質之近。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乃傳道之器也。今旣不得中行之士。以

心印心。與相授受矣。求其下此而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蓋流俗之人。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駁駁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污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

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爲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庶幾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污之鄉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進於中行。聖賢之教人。帝王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致思有恆也。孔子曰。學者進德脩業。貴有恆久不變之心。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作聖之功。自强不息。是恆者。乃天地不貳之真。而生人立命之原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久之心。卽巫醫賤技。亦不可爲。蓋巫者爲人祈禱。無恆則誠意不聚。不可以交鬼神。醫者爲人療病。無恆則術業不精。不可以寄生死。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恆卦九三爻辭有云。人而無恆。久其德則內。

省多疚。外悔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卜之辭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爲之事。唯貴有純一之心。君子恆其德。則可以爲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朝爲夕輟。有初鮮終。其於天下之事務。蔑克有濟也。可不戒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和同之辨也。孔子曰。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入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絕無乖戾之心。旣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

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繫。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也。此而不與人同善惡者。至則將用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同好其善。人亦異乎。子貢問此一章書。見觀人。不以衆而以類也。子貢問

曰。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愛敬之。果可以爲賢乎。孔子曰。負至德者。固雅重於時。然何至一鄉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汚者。未可以衆好而信其爲賢也。子貢又問曰。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憎惡之。抑可以爲賢乎。孔子曰。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然何至一鄉之人皆惡之。恐是詭世戾俗者。未可以衆惡而信其爲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

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爲賢。不如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爲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爲賢。不如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爲得也。蓋善者徇乎天理。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徃於私欲。必嫉其與己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復何疑哉。可見觀入之法。徒取其同。則羣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辨官論才者。當以聖言爲準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入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入也。求備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也。孔子曰。爲人上者。操喜怒用舍之權。人有求副其任使者。有求得其歡心者。惟君子之人。易於服事。而難於取說。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其正。入或以非禮之事說之。如聲色貨利之物。向御逢迎之事。彼必拒

之而不爲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進而效用於其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不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又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必欣然而從之矣。于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

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取必太淡。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不亦難乎。要之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愛惜人才。故賢才日衆。小人輕棄人才。故士氣日沮。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也。而其所關係。則甚鉅焉。用入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也。孔子

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戒慎恐懼性分之事。已盡無歉。故道德潤身。心廣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已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縱欲滅理。非禮之事。無所不爲。惟才勢自恃。志得意滿。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君子坦蕩蕩。何驕之有。小人長戚戚。何泰之有。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蓋人之美惡。必成於其質。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就心體以求仁也。孔子曰。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委靡柔懦。則不勝其物欲之私。巧言令色。則自喪其本心之正。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者堅定而有守。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此皆真心之未漓者。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能存於

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蓋凡人氣稟不齊。或有未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變化氣質之功。其有已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必使人欲盡絕。夫理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仁而已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一章書。見士貴陶鎔其氣質。而運之以中和也。子路問曰。士者。人之美稱。必如何斯可

謂之士矣。孔子示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柔和厚之氣。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爲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偲偲焉。告誡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朋友以義合者。

則當切切惇惇焉。規過勸善，侃然振直諒之風。兄弟以恩合者，則當怡怡焉。式好無尤，藹然篤天親之愛。所養既善，而所施合宜，益徵士品之優矣。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尤貴有各當之用。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德之累也。唯兼體而時出之，乃爲善與。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此一章書，是思善人教民之功也。孔子曰：善人之道，篤實無僞，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其

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故其於民也，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守擊刺之方。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卽戎而敵愾禦侮矣。蓋善人之教民，不專爲兵戎之計，惟是訓養有素，則禮義旣明，人心自固，卽此休養生息之民，可得其有勇知方之用。然必待七年而僅可卽戎，則兵可易言哉。乃知輕談兵者，非知兵者也。孔

子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可知聖人
之用意良深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一章書。見用兵不可不慎也。孔子曰。民必
教而後可用。如或嚴刑峻法。不教以孝弟忠
信之行。或居安忘危。不教以務農講武之方。
而徒然好大喜功。先爲兵端。以素不教之民。
行戰陣之事。是民既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
又不知有坐作擊刺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

之間。而無益於勝負之數。是乃以卒予敵也。
非棄民而何。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
時勤不虞之防。練而不弛。備而不用。井田軍
政。合爲一事。藏戰於守。寓兵於農。易曰。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誠久安長治。萬世
不易之道也。唐之府兵。明之衛所。庶幾近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此一章書。見人貴有守有爲也。原憲問於孔

子曰。天下事何者最可愧恥。孔子告之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進必有爲。退必有守。如邦家有道。聖君在上。言聽計從。可以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聖主。言不聽而計不從。則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可也。乃猶覲顏居位。而但知食祿。此二者皆可恥也。蓋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若世治而不能有爲。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素餐。貪得無

饜。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雖然。上有明聖之君。下必有廉隅之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苟至於士習頹靡。廉恥掃地。則世道之不幸。而主持風教者。焉能辭其責耶。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一章書見無私方爲仁。制私未卽爲仁也。原憲問於孔子曰。夫人一有自私之心。於是

有盛氣好勝爲克。負能自矜爲伐。忿恨不平爲怨。貪得無厭爲欲。四者皆心之累也。逐念失制之使不得行。則出乎私。必入乎理。竊意可以爲仁矣。孔子告之曰。聖學工夫。易簡直截。不尚苟難也。人以道心爲主人。心自然退聽。今於克伐怨欲。逐念而制之。使不得行。則終日營營。百發百制。如捍橫流。如馭奔馬。可以爲難矣。若遂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

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倘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所以未可卽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間。徒知制其流。孔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消滅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心以徵士品也。孔子曰。士人立身天地間。任大責重。自有一種經天緯地學問。原無苟安自便之私。故心境異乎。

常人而品格超乎庶類。若有懷居一念非惑於去就取舍之際。卽溺於聲色貨利之間。則志以物移。心爲形役。惡足以爲士乎。可見聖賢安土樂天。只是隨其身之所安。無所執著。其樂也大。凡人營私利己。唯徇其身之所便。有所繫戀。其累也深。一起念間。便爲品行所關。人可不勵志以自立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此一章書是論君子持身處世之法也。孔子

曰。君子言行。一出於正。固不可違俗徇人。而尤須審時度勢。如邦有道之時。君臣一德同心。絕無顧忌。則是非邪正之間。持論不阿。去就取與之際。秉正不屈。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危言危行。而直道以彰。若邦無道之時。君臣猜疑。攜貳未免。瞻徇過於直。遂謗尤隨起。故持己以正。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至於議論可否。不妨從容與順。倍加檢點。所謂清其質而濁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

危行言孫。方見明哲之學也。吾人立躬行己。不因世運爲遷移。而善世守身。自有經權之妙用。然爲人君者。至使臣下作危行言孫之計。則時事已不可問矣。豈國家之福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一章書是合存發以觀人也。孔子曰。凡人立品蘊藉必期其淡。渣滓必期其盡。不徒以文章氣節爭勝也。故理得於心。謂之德。敷之

議論謂之言。心體純全謂之仁。忼慨激昂謂之勇。四者卽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未必可以信其所存。是在觀人者知所尚耳。如有德者。內含冲美。雖不藉夫言。而英華表著。自然順理成章。故必有言。若有言者。斐亶可聽。或出於便給。亦未可知。豈可遽信其爲有德。如仁者。心懷中正。原無藉乎勇。而當幾明決。自然見義必爲。故必有勇。若勇者。秉志不回。或出於血氣。亦未可知。安可遽信。

其爲有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華不勝實也。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氣不勝理也。聖賢觀人。朝廷用人。辨之不可以不嚴。不然。鮮不有毫釐千里之失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一章書。見聖賢尚德不尚力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從來有天下者。孰得孰失。確有可

憑。如有窮之君。名羿最善射。寒浞之子名奭。能陸地行舟。可謂勇力過人。何難陵壓一世。卻俱不得善終。若夏禹之盡力溝洫。后稷之教民稼穡。不過務民本業。絕無竒異可矜。而禹則及其身。稷則及其子孫。卻皆有天下。夫以羿奭之強。其亡也如彼。以禹稷之弱。其興也如此。得失果安在哉。此時夫子默然不答。可否已在意中。南宮适會意而出。領悟已在言外。孔子復贊美之曰。今觀适之所言。進禹

穆而退羿。蓋尚德不尚力。可知已。其人品之高。誠爲君子之人。心術之正。誠爲尚德之人也。古今尚力者亡。尚德者昌。觀周家卜年八百之久。而嬴秦氏不過二世而滅。得失昭然可見。聖賢之評論。不大彰明較著哉。不夫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不仁善矣。漢夏西之盛。或歎或歎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心術之邪正以衡品也。

孔子曰。凡人有心卽有仁。心有邪正。遂有仁不仁之分。心有誠僞。遂有君子小人之別。則是仁者爲君子。不仁者爲小人也。君子以天下爲念。然或氣習未除。私心難化。間有不仁愛處。卻無傷於品。故君子而不仁者。容或有之。若小人止知有身。物欲久蔽。天理全無。非侈肆以縱其好。卽矯飾以逞其僞。間有一念之仁。亦乍明而乍滅耳。豈有小人而仁者哉。總之仁者直行其心。立心於仁。則在在皆仁。雖明見其不仁。其仁自在。不仁者曲護其迹。

迹或似仁。卻事事非仁。縱然依傍名理。自附於仁。適所以濟其不仁。君子小人之辨如此。人主不可不致辨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此一章書。是孔子立忠愛之準。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情之所在。卽爲理之當然。如不合理。便非至情。如父之於子。自襁褓以及成人。惟恐撫鞠勿周。然以姑息爲愛。則志佚而驕。愛之適以害之也。惟真能愛子者。必使去其

驕佚。而勉以爲聖爲賢。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自公孤以及百僚。分當隨事開納。然以諂諛爲忠。則志卑而順。忠之適以誤之也。惟真能忠君者。務使去其卑順。而勉以爲堯爲舜。是誨之者。正所以全其忠。忠焉能勿誨乎。然則愛之必至於勞。爲子者不可憚勞。有一憚勞之念。卽非所以自愛。忠焉必至於誨。爲君者不可拒誨。有一拒誨之心。卽非所以勸忠。是在爲父與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入論品以昭萬世之公也。春秋時如鄭之子產。楚之子西。齊之管仲。皆賢大夫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寬猛相濟。嘗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似乎寡恩。其心實本慈愛。一日或人問子產爲何如人。孔子曰：子產之德澤廣被。國人歌頌不衰。蓋惠愛之

人也。子西爲楚平王之子名申。能遜國於昭王。又能改脩國政以定楚。行事雖有可採。然不能革楚之僭號稱王。亦其短處。故或人又問子西爲何如人。孔子不置可否。曰：彼哉彼哉。外之也。因又問管仲。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有功於齊甚多。孔子曰：只舉一事。便可見其爲人。昔桓公奪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後來伯氏窮約。所飯不過疏食。至沒齒終無怨恨。非心服管仲之功。豈能

如此。三子一時並著賢名。而優劣則非一律。孔子以一字之褒貶。盡其生平萬世之公論。由此而定。然則方人豈易易哉。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一章書是就常情事勢論處境之難易也。孔子曰。凡人境遇之來。最易搖撼。非有深心大力。未免境與情遷。如處貧者。困頓拂抑。易起怨尤。非真能樂道悠然自得者。即安義命。難免怨嗟。可見處逆境為最難。若處富者。只

謙虛收斂。不存驕肆之念。便能以禮自持。可見處順境為最易。夫人能處逆境者。或能處順境。能處順境者。未必盡能處逆境。所貴操守有素。外遇不累其心。恬淡自安。物欲不移。其志斯可以貧亦可以富。人何可不勉其所難。而又何可忽其所易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此一章書是論用人者當因材器使也。孟公

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之世卿。孔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尤當量能授職。如孟公綽爲人。可云廉靜寡欲。是宜簡而不宜繁者。使爲家臣之長。端謹率屬。卽趙魏大家亦爲之而有餘。若夫大夫則必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難以勝任。卽如滕薛小國。征伐朝聘。其政亦繁。恐非公綽之所長也。然則人各有能有不能。用得其當。皆可隨事以奏功用。不得其當。必致因循而叢脞。知人善任。是在圖治者加之意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告子路以人道之全。與人道之難也。子路問。孔子曰。人生天地兼體三才。必如何可以爲成人。孔子曰。成人亦難言矣。蓋人之氣稟不同。全在優於學問。或有一

技之材而不能兼。或有各足之材而不能化。皆不可以爲成人。必如臧武仲之智。足以窮理。公綽之廉。足以養心。卞莊子之勇。足以力行。冉求之藝。足以應事。四者旣已兼備。而又各就所長。節之禮以得其中正。和之樂以去其駁雜。則氣質陶鎔。化其才智技倆。而歸於德性。雖不可以爲聖。而亦可以爲成人矣。若夫今之成人。何必如此。果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平日期許之言。始終踐之不踰。有是忠信之實。雖未

能得人道之全。而本性無虧。亦可進於成人之域也。蓋聖人立教。止論學問。不論質地。質地存乎天。而學問存乎人。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孔子以此勉之。然則變化氣質。尤學者之急務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笑此一章書見隨時處中之不易也。公叔文子
子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亦衛人。孔子問公明
賈曰天下過情之名固不可以居躬而矯情
之事亦非所以垂訓涵養造詣貴核其真評
論品題務期於當當時之人以不言不笑不
取稱夫子信有之乎。公明賈曰言笑取予吾
人處已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
者。是亦言者之過也。吾夫子非不言不過言

不妄發發必以時。故人不厭其言而遂稱爲
不言。夫子非不笑不過一嘖一笑樂得其正。
故人不厭其笑而遂稱爲不笑。夫子非不取
不過凡所當取必揆於義。故人不厭其取而
遂稱爲不取耳。孔子疑而詰之曰時言樂笑
義取果其然乎。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舉動合
宜於外者不能隨時合節。汝夫子其信然乎。
孔子不正言其非而始爲疑信之詞以折之。
聖人勉人爲善之懷不大可見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一章書。是誅魯臣無君之心也。臧武仲魯大夫。名紇。防是魯封武仲所食之邑。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卑辭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似乎不忘先祀。又請命於君。後世之人。將必以仲爲賢矣。孔子欲爲後世人臣戒。而爲誅心之論曰。武仲求後之時。身居防邑。則以防而請後矣。窺其

隱衷。不過以君不遂其請。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在武仲以爲父兄之故。欲自諱其要君。而要君之迹昭然。誰能寬其罪而信之哉。觀孔子斷武仲之罪如是之嚴。誅武仲之隱如是之確。春秋一字之賤。爲萬世不易之經。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不然。一有無君之心。縱或倖追國法。漏脫一時。然得罪於名教。得罪於神明。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誅之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事徵心。以發霸者之隱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孔子曰。吾觀世運。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風愈下。則人心愈衰。然於短中取長。亦自有別。故五霸之盛。莫如桓文。論其心術。均非王道之正。而觀其行事。亦有優劣之分。文公爲人。不由正道。每以詐謀取勝。殆詭譎而不正。若桓公行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較之晉文。則善矣。可謂

正而不譎者乎。春秋時。文公欲解宋圍。必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攜楚。何等詭祕陰險。桓公聲罪伐楚。責包茅之不貢。退師服楚。惟禮律之是遵。何等正大光明。兩人行事。大槩如此。聖人一言。可爲千古定論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一章書是聖人就人論仁也。子路曰：昔齊
未桓公小白出奔莒，其弟子糾奔魯，爭立爲君。
桓公歸國，殺其弟公子糾，縛召忽、管仲。召忽
爲子糾而死，獨管仲不死。臣事桓公，所謂忘
君事讐，忍心害理，得毋心術之未仁乎？孔子
曰：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難求其全。昔桓
公糾合諸侯，不假兵車之力，而用衣裳之會，
以大義率之，以大信一之，而諸侯服從。此管
仲之力也。濟入利物，功莫大焉。以此觀之，孰

得而如管仲之仁？孰得而如管仲之仁？正不
得以不死之故，害其爲仁也。蓋孔子特以忽
之功無足稱，仲之功不可沒，固非與仲之生
而取忽之死也。聖人權衡折衷之論，大率如
此。不然，宋儒程子謂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
不可無萬世君臣之義，抑又何耶？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此一章書是聖人衡品。不以小過而泯大功也。子貢復繼子路而問曰。如管仲者其爲人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旣不能爲子糾死。反又爲桓公相。心竊疑之。孔子曰。賜疑管仲之不死。而又相桓。不知管仲旣能相桓。亦可不死。試卽其相桓而言。桓爲諸侯長以定霸。天下由此而正。不獨當世賴之。至今之民猶享太平之福。皆仲之賜也。則是管仲之功

甚大。爲利甚溥。卽謂管仲至今存可也。使當日無管仲。吾必被髮左衽。不能有今日之衣冠文物矣。若不能立功。徒然一死。猶如匹夫匹婦之見。有小信而無遠圖。卽自縊於溝瀆之中。將令天下後世泯然無聞。管仲豈若是哉。可見豪傑之士。欲建不世之大功。不惜一身之小節。而衡人者。尤當畧其所短。錄其所長。未可以常情恆理臆斷而淺測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

之曰。可以爲文矣。

此一章書是取人忘分以薦賢也。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其後謚爲貞惠文子。大夫僕先爲文子家臣。後因文子薦其賢於衛君。始得與文子同爲公朝之大夫。故記者特記之。曰公叔文子之臣。不沒文子忘分之善也。曰大夫僕。明乎既薦之後所稱也。曰與文子同升諸公。見僕之得升公朝而爲大夫。皆因文子之薦。故得與文子同也。然則文子惟有知入之

明。故能薦賢。有大公之懷。故能忘己。且忠於事君。故能忘己以薦賢。孔子聞而深嘉之。曰文者美諡也。今文子之爲文。卽薦賢之一事觀之。其胸襟何等光明正大。斯可以無愧矣。可見薦賢爲國。人臣盛事。倘畧存妬嫉。稍有與嫌疑。便不能大道爲公。休休有容。如文子者。于庶幾有大臣之風乎。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拳拳於一個臣之有容。其所以爲後世人臣勸。至深遠也。而三代以後。媚嫉者益多。不亦

之重負。聖人立教之意哉。故人君欲擇羣臣。必自擇大臣始。而文官者其德以爲外。武人者其子言。徧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一章書。見用材貴得其當也。徧靈公是周時諸侯。孔子以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故嘗言其無道。季康子因問曰。諸侯無道。必至喪失其位。今靈公失德如是。何故能保其位而不喪乎。孔子曰。靈公雖云無道。其用人一節尚有可觀。如仲叔圉善於言語。卽用之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則凡朝聘往來。不至失禮。而

于無起釁招禍之事。如祝鮀熟於禮文。卽用之專管宗廟。料理祭祀。則凡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得繫屬人心之原。如王孫賈長於武事。卽用之任爲將帥。練習軍士。則凡守禦豫備。臨事無患。而免敵國窺伺之虞。假使此數人者。不能各用其才。此數事者。不能各得其理。

又何能保守此位哉。夫有人而不用，與無人同。用入而棄其所長，繩其所短，與不用同。今簡任協宜，相濟成美，其不喪宜也。夫以靈公知入善任，尚可以保國。况有道之主，得天下賢才而善用之，有不享太平而樂萬年者哉。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

此一章書是孔子激人勇行也。孔子曰：士君子幹旋宇宙，必有一種澹沉含蓄之氣，方能實心圖事。不徒以誇衆眩聽自矜也。凡人之

出言最易，力行最難。然行能踐言者，惟此羞愧之心，可以自勵。既知羞愧，惟恐名不稱實，便能勇於力行。若一意誇張，全不知恥，是不自揣其能否，言之既出，而欲踐之，蓋亦難矣。所以言之未出，當先勉其所爲，爲之既力，猶必踐其所言。不然，而高自稱許，徒作欺人之詞，其爲之也，不亦難乎。孔子非欲人緘口結舌，正欲人竭力有爲，故以愧悔之心，發其勇行之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卽此意。

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討罪正君臣之義也。陳成子。齊大夫。名恆。弑其君簡公。孔子嘗爲魯司寇。時已致仕。家居聞之。鄭重其事。沐浴齊

干戒。而朝於魯。哀公曰。君臣爲人倫之大節。弑逆實天理所難容。陳恆不道。上弑其君。請興兵討之。時魯有三家之臣。專權擅政。哀公不能自主。對孔子曰。可往告夫三子。卽三家之孟孫。叔孫。季孫也。孔子退而言曰。弑君之賊。法所當誅。我雖致仕。義難緘默。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告。其感嘆之意。實有不能出諸口者。因奉君命而往告。三子以爲不可。孔子曰。齊有弑君之臣。魯有討罪之義。君臣大

倫所繫甚重。我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亦吾
盡吾心而已。蓋魯之三家。猶齊之陳恆也。孔
子之告哀公。固知哀公之不能自主。孔子之
告三子。亦知三子之必不允從。其始也不過
披瀝以陳。其繼也不過奉命而往。終亦托諸
空言。而不得見諸行事。然而未誅不臣之身。
已誅不臣之心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以純臣之道也。子
路問人臣事君當何如。孔子曰。事君之道無
他。惟誠與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盡其誠。
凡進言宣力。務使實意懇到。內可質諸己。外
可質諸人。勿用詐用術。而此中有所欺也。自
是而上有明聖之君。下無煩匡救之事。豈非
厚幸乎。然或未能無過。則本此勿欺之一念。
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諫諍。引以向道。
而塞其違心。雖犯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

盡於此矣。夫未能無欺而欲犯，則犯由於矯飾。既能弗欺而不犯，則欺中於周全。二者實相須而亦相成。孔子豈獨告子路，正以立萬世事君之極則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心術之各殊也。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其初祇爭一念之公私，而其後遂各底其極。有大相懸者，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

凡事必循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由是志氣清明，知日求其精，行日求其備，勢不至爲賢爲聖，不止。其閱歷於高明之途而愈積，愈上。蓋上達者也。人欲本自污下，小人凡事必徇人欲而不念夫天理之公，由是志氣昏昧，天良日益損，邪行日益多，勢不至爲狂爲愚，不止。其沉溺於污下之途而愈流，愈下。蓋下達者也。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正則達向上，心入於邪則達向下。人品之不同，祇視乎此。故

治心之功。誠不可不嚴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學者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古今同此道。卽同此學。而學者之心。則各有別。古之學者專務求於內。致知以窮乎理之原。力行以蓄乎德之實。所勉者皆真實。切近工夫。未能有得於己不已也。旣能有得於己。尤不已也。此其心惟爲己者然。今之學者專務求於外。不必知之至。而止期足以見其知。不必行之盡。而止期足以見其行。所尚者皆脩飾名譽之事。苟可以邀人之知。無弗爲也。卽不可以邀人之知。亦無弗爲也。此其心惟爲入者然。蓋爲己者終必有以至於人。體全斯用備也。爲入者究未能有所得於己。驚末必喪本也。豈古今人之不相及與。其用心各殊。而得力亦相反。此孔子所以深勉學者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一章書見聖賢相契不在離合之迹而在學問之心也。昔衛國有賢大夫蘧瑗字伯玉。孔子至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伯玉使人來問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與之坐而問曰。進脩之事無窮。夫子今日之所爲當不同於昔日也。不識夫子何爲。使者對曰。凡人孰能無過。貴有以省察克治之耳。夫子戰

兢惕勵。此中未嘗一日敢弛。一念之失必謹。一事之非必飭。誠欲寡其過耳。而人欲難於盡消。天理難於來復。日期寡過焉。而嘗若未會能也。夫欲寡過。則不自爲無過。而克治嚴欲寡過而未能。則不自爲已能。而功脩密。非伯玉之賢。不能有此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有此心。是以孔子於使者旣出。而深贊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使乎。嘉使者愈懷伯玉矣。蓋聖賢爲己之學。原無可自足。

之時。寡過未能。乃伯玉日勵而不容自己之心也。孔子之素所深信於伯玉者以此。使者能委曲道之。故不禁重與乎使也。然則聖賢之相契。無非學問之真。豈猶夫世俗往來之未哉。而未始不自其位。而求其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曾子曰。凡人心所用爲思。身所處爲位。思適安乎其位。天理之公也。思苟越乎其位。人欲之私也。是以君子卽其見在所居之地。求其日用常行之道。如爲君臣則思仁敬。爲父子則思慈孝。爲兄弟則思友恭。貌言視聽則思肅。父哲謀。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蓋艮者止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知物各有其分。故思亦止於其分。世之憧憧往來。邪妄膠擾。而莫能自制者。其亦未審於慎思之義耳。故宋儒程子曰。人心不可有所繫。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正所以教人慎用其思。善用其心。以

全此虛靈不昧之本體耳。乃若二氏之說。非
馳於幻妄而溺於有。則淪於空寂而墮於無。
豈聖賢操持存養之正道哉。甚矣心學之不
明。聖賢之憂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而後論公其公
此一章書。見君子黜浮崇實之心也。孔子曰。
言易放則當恥。行難盡則當過。若使不懼其
言之勝於行而好爲浮誇。不欲其行之勝於
言而怠於踐履。是言之數多而行之數少。求

其有所成就難矣。惟君子心存於慎言。以言
爲恥。而不使有餘。心存於敏行。於行必過。而
不使不足。又安患言不日損而行不日積也。
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與。蓋言行原未嘗不
相因而見。始也斂言而行。益篤。究也行至而
言自從。人能以君子之心爲心。斯行可舉。而
言亦無不可揚矣。虞廷敷奏以言。必明試以
功。孔子聽其言。必觀其行。職此意也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道愈高而心愈歉也。孔子曰：道體無窮，非身歷之，不知其事之有難盡也。君子之所以爲道者三，而我則無能焉。三者維何？一在於仁，仁者理勝而私欲盡去，凡窮通得失，舉不足以動其心，未嘗無可憂也，而不憂；一在於知，知者識勝而事幾能晰，凡是非邪正，舉不足以蔽其心，未嘗無可惑也，而不惑；一在於勇，勇者氣勝而剛直常伸，雖

當大任，赴大難，舉不足以屈其心，未嘗無可懼也，而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君子仁知勇之道然也，而我皆無能，其敢不自勉哉？究之道造其極，斯能者益忘其能。維時子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謙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仁知勇之道，豈真有未能者乎？蓋道至聖人而自視彌歉，學至賢者而所見甚親，學爲君子者，惟常存此歉然不足之心，則其於道也庶幾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一章書見學者當以自治爲先也。子貢平
日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不可謂非窮理之
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疎於內矣。故
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爾能方人，其亦賢乎
哉。蓋惟自治有餘而後得以暇及於人耳。若
以我自審方慮義理無窮，雖日孜孜焉而有
未逮，又何暇較量他人乎。凡人之爲學終其
身無可已時，卽終其身無有暇時。以孔子之
聖而猶自謂不暇，則凡有志於學者其孰有
暇時耶。於此知學至聖人而其功愈專，希聖
者可以勉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爲學者當反己以自脩
也。孔子曰：凡人往往急於求人而緩於求己，
常患名譽之不著而不患德業之無成，不知
知存於人非己所得而主，其或不知不足爲
患也。若夫學焉而不能窮其理，行焉而不能

踐其實。我所見知之處。反之於心。而莫可自
信。是則所當患爾。蓋知與不知存乎人。於己
何與。能與不能存乎己。於人何與。孔子曰。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聖賢真切爲己之學。固如此。彼汲汲於
聞達者。重外而輕內也。其能事亦可槩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之用察爲明也。孔子
曰。人之於己。未見其事之欺我也。而設一意
以迎之。是謂逆詐。未見其心之疑我也。而設
一意以度之。是謂億不信。有人於此。其居心
也以正。其接物也以誠。於凡人之詐者。不逆
料其詐。人之不信者。不億度其不信。然或不
逆不億。而受人之詐。與不信。以致墮人之奸。
卽非真能鑑物。而物無遁情者矣。乃其視詐
與不信。無不有以見其隱。不煩推測之方。而
自有洞鑑之識。抑亦誠能先覺者。是非心體
清明。而燭事幾。晰義理。未易臻此。可不謂賢

手。蓋不斷生於不明。明自無所不斷。不明生於不誠。誠自無所不明。然非有誠正格致之功。亦何能本體光瑩。先知先覺如此乎。故曰至誠如神。又曰。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蓋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表裏始終。自然通貫。豈術家射覆恍惚揣摩之說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欲行其道。周流列國。當時隱士有姓微生名畝者。謂孔子曰。行藏各有其時。人不我知。亦聽之已耳。丘於列國。何爲如是栖栖然。依戀而不舍與。世之有心于寵者。往往專事口給。以希遇合。今無乃習爲佞而取悅乎。孔子曰。君子立身行己。期合於道。必欲以佞爲逢時之計。丘則何敢。獨是守拘滯之見。以隱遁爲高。而果以忘世。此則固執不通。而我之所疾疾也。其何忍置斯世於度外耶。蓋凡事

以中道爲歸。佞以悅人。與固以守己。皆非中也。若使盡如微生畝者。雖不至於佞。而未免於固。天下亦安賴有聖人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尚德之論也。人之重君子者。以才。而其所以稱君子者。以德。猶馬之爲驥者。以力。而其所以稱驥者。以德。是以孔子曰。馬而以驥名。亦知其所由得名之故乎。驥之能存乎任重而致遠。則力安可少也。然使

僅有其力。而難於控御。更不免於蹄齧。是無其德矣。何足爲驥乎。故稱驥者。不稱其有馳驟之力。而稱其有調良之德也。卽一驥而其重在德。有如斯矣。天下之必有賴乎德者。獨一驥乎哉。蓋君子之才與德。原缺一不可。而德爲尤要。有德者。無才不如。有才。無德者。有才不如。無才。無才之德。不可爲德。無德之才。不可爲才。所以元凱不失才子之名。而共瓊不在俊乂之列。分合輕重之間。用人者不可

不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報施之道也。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情仇怨相尋。亦安有極哉。若能於人之有怨於我者。竟忘焉。而以德報。毋亦忠厚之道耶。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於我所怨者。而旣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宜

若更無可以報德者矣。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自各有道。必也於我所怨者。去其平日之怨。而惟處之以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一準乎理之自然。而不以私意行乎其間。是則雖曰報怨而未嘗害其爲公也。至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報之。彼之施於我者。固重而我之予乎彼者。亦不輕。此報德之道則然也。而豈可漫以報怨哉。蓋凡事在不失其中。或

不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報施之道也。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情仇怨相尋。亦安有極哉。若能於人之有怨於我者。竟忘焉。而以德報。毋亦忠厚之道耶。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於我所怨者。而旣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宜

若更無可以報德者矣。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自各有道。必也於我所怨者。去其平日之怨。而惟處之以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一準乎理之自然。而不以私意行乎其間。是則雖曰報怨而未嘗害其爲公也。至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報之。彼之施於我者。固重而我之予乎彼者。亦不輕。此報德之道則然也。而豈可漫以報怨哉。蓋凡事在不失其中。或

人矯枉之過。聖人持理之平。必如孔子之言。然後德怨之報。各得其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知發子貢也。孔子道德高厚。其用心得力之處。原不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故發嘆曰。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曰。以夫子之聖。宜無有不知者。何爲

固而人皆莫知子也。孔子曰。欲人之知者。必先公。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知於人。若我之所爲。其何有異焉。窮通出於天也。用舍出於人也。我無不順而受之。遭時之窮。而不得於天。則責之於己。而不怨天。值時之舍。而不得於人。則反之於己。而不尤人。但知黽勉於天理之常。致力於人事之近。凡所當知者。必求其無不知。所當行者。必求其無不行。祇日從事於下學而已。乃積累既深。自然知日精而行日

進。漸達於理之上者焉。初何嘗甚異於人哉。惟是心存爲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人之所以莫我知者。正在此也。蓋子貢平日求知於外。未嘗從心體切實用功。孔子故爲此言。以啓其心悟之學。學者誠能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則自有與天相合之原。雖人不我知。奚足患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此一章書。見人當安命而不必尤人也。昔子路仕於魯。爲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寮讒愬子路於季孫。季孫聽讒言而疑子路。魯大夫子服景伯。懷不平之心。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路。固將因伯寮之愬。而不無惑志矣。讒邪安可聽其害正。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誣也。

孔子聞而曉之曰。君子豈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莫不有天焉。其爲道之將行也。與則動與世合。是命之通也。其爲道之將廢也。與則動與世違。是命之窮也。行與廢皆由於命。則由今日何獨非命。使命而得行。寮必不能使之廢。其因寮而廢者。卽命之當廢耳。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也。審乎孔子之言。見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凡得失毀譽。俱當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而於彌子瑕。則曰有命。於公伯寮。則曰命也。蓋不欲以行廢之權。歸之讒諂之人爾。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此一章書。是孔子嘆世道之衰也。孔子曰。天生賢者。本爲世用。而賢者亦無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爲。則不得不潔身引去。而以辟全其身矣。大約時之所遇不同。而所以爲辟之由各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居不仕。終其身辟而不出者。其次有

見此地無道則辟而適於他邦者。其次有見其君禮貌既衰而辟色者。其次有與其君議論不合而辟言者。凡此皆因乎時之當然而然者也。夫辟豈賢者之心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蓋有大不得已者也。孔子之在春秋。轍環幾遍而道終不行。宜其海濱老矣。然辟地辟色辟言而卒未嘗辟世。蓋聖人之於世。固有不忍漠視者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憂時之意也。孔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乎其時。時而盛則在野者常聚而升之於朝。時而衰則在朝者常散而歸之於野。我觀今日其作而隱去者蓋已七人矣。夫七人豈其無用世之思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夫國家之用人。惟其賢而已。故嘗得一二賢士。遂足以成天下之治。舉七人而羣隱焉。則世道之降可知。是以有國家者。能使賢士効忠於朝。而不至荒遯於野。則

以幾於上治不難矣。而不至於此。豈非以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一章書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昔子路從孔子遊。偶宿於石門之地。時有賢
人隱於下位。而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來。
子路曰。從孔氏而來。晨門曰。君子相時而動。
可爲則爲。不可爲卽止。彼孔氏者。旣知時事
之不可爲。則藏焉已耳。而猶周流不倦。未嘗

一日忘情於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強
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其勞甚矣。蓋賢者視
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定也。聖人視天
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晨門賢
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未知道
之無不可爲。而不容已。乃以是譏孔子。聖賢
之相越。豈不甚遠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

而已矣。淡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忘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思以道濟天下。故周流四方。時而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適有隱士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磬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之感。往往托之樂音。隱士乃賢者。自能審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譏之曰：「何其鄙哉。識之不達。而硜硜然。堅確以守乎。君子進退。各因乎時。世莫已

知。則道與時違。斯潔身引去而已矣。凡徒步涉水者。見水之淡。則衣下體之衣而涉之。見水之淺。則攝上體之衣而涉之。當厲而厲。當揭而揭。誠知淡淡之宜也。用世者。乃不自度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隨遇而能通乎。孔子聞其言而歎曰：「斯人之言。其果於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無非爲救時之計也。若但獨善其身。置天下於度外。則亦無所難矣。而謂我能已乎。天下雖當

不可爲治之時。而聖人不忍聽其不治。蓋聖人與天地合德。視萬物爲一體。天地之生物。無不欲物之遂其生也。苟視斯民之饑寒沉溺。而不急於遂其生。則非天地生物之心。卽非聖人之心矣。故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彼荷蕢者。何足以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

此一章書。見古人居喪。既不廢禮。復不廢政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子張問於孔子曰。商書說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當商王小乙薨。居喪於諒陰。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安所稟令乎。書所云。何謂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不分貴賤。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古之爲君者。無不皆然。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庶務難以親理。而又不

容坐廢。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命於冢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冢宰。以爲君裁決事幾。則輔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之生亂哉。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誠如古居喪之禮。則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後世賢如漢文。而猶有短喪之舉。其遺譏史冊。不亦宜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當以禮也。孔子曰。居上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於不知禮耳。誠使上之於禮。心誠好之。脩之於身。而視聽言動之必謹。達之於政。而教訓號令之咸當。如此則禮義以明。等威以辨。爲民者莫不安分循理。不待我之驅逼。而自樂於使令矣。此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然必爲上之人。真心實意以好之。而後可。不然則因循儀節。不過虛文。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一章書。是言脩己治人之要也。子路問爲君子之道當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敬脩其身而已。蓋無事則收斂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則黜檢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則身脩而德成矣。豈不可爲君子乎。子路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已合一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

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而安人矣。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下爲公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己正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矣。夫脩己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歉然不敢自以爲足也。而謂未足以盡君子乎。蓋敬爲脩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終之道。千聖相傳。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皆於一念敬肆之幾。決之。君

天下者誠不可以不審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笄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此一章書是聖人惡人無禮也。原壤是孔子故人。素放蕩於禮法之外。嘗蹲踞以待孔子。孔子責之曰：「汝自卑幼之時。則不知孫弟之道。及至長大。則無一善之可稱述。今又老而不死。徒足以傷風敗俗。爲民之賊而已。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蓋使之勿蹲踞也。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小子之道也。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曰：「此童子殆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與孔子曰：

童子之禮。當隅坐隨行。吾見此童子嘗居於
長者之位也。又見其嘗與先生並行也。夫爲
童子而不守禮安分如此。則非能求益者。但
躐等凌節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
之傳賓客之命。觀少長之序。所以裁抑之。而
非所以寵異之也。蓋聖門之教。固貴敏求。尤
忌凌躐。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